

# 租界生活

1918—1936

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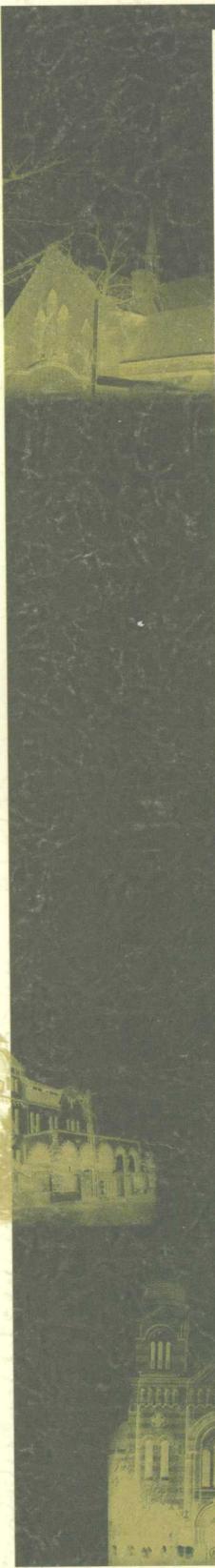
THE FORD OF HEAVEN

A Childhood in Tianjin, China

[英]布莱恩·鲍尔著

刘国强译

刘海岩校订



天津通史编译丛书

万新平主编



# 租界生活

1918-1936

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

THE FORD OF HEAVEN

A Childhood in Tianjin, China

〔英〕布莱恩·鲍尔 著

刘国强 译

刘海岩 校订

天津通史编译丛书

万新平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1918 ~ 1936 /  
(英) 鲍尔 (Power, B.) 著; 刘国强译. —天津:天津人  
民出版社, 2007. 5

(天津通史编译丛书/万新平主编)

书名原文: The Ford of Heaven: A Childhood in  
Tianjin, China

ISBN 978 - 7 - 201 - 05362 - 2

I . 租… II . ①鲍… ②刘… III . ①鲍尔, B. —回忆录  
②天津市 - 地方史 - 史料 IV . K835. 615. 42 K29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6230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mailto:tjrmchbs@public.tpt.tj.cn)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4.25 印张 4 插页

字数: 210 千字 印数: 1 - 4,000

定 价: 32.00 元

# 总 序

万新平

盛世修史是我国的文化传统。编纂《天津通史》是天津市广大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久已期盼的文化盛事。2004年12月，在纪念天津设卫建城600周年之际，天津市委决定正式启动《天津通史》编纂工作，可以说这是跨入21世纪后天津历史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大事，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划时代的文化建设工程。

天津通史作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唯物史观为主导，完整把握天津历史发展的脉络，全面分析天津历史变迁的特征，深入总结天津发展的规律，深刻论述天津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项工程对进一步推进天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建设学术研究的发展，进而提高天津城市的文化品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编纂地方通史历来是一个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近年来，地方通史编纂工作方兴未艾，北京、上海、重庆、河北、山东、山西、湖北、贵州等省市都相继编纂出版了大型地方通史。天津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有许多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和特点。在古代，天津从军事重镇逐步成为畿辅名城，具有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重要典型意义。在近代，天津是近代中国的缩影，“百年中国看天津”，确非虚言。比如，天津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战略要地，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战场，是近代中国政治势力角逐的主要舞台，是近代中国海陆军建设的重要基地，是中国北方城市近代化的发源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白区革命斗争的重要中心，是中国北方

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口岸和工商业经济中心。中西社会思潮在此交汇，新式文化教育由此兴起，一批思想家、教育家和文人巨匠聚集津门，从而形成吸纳百川、包容中外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底蕴。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天津克服了国内仅见的艰难曲折，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显著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天津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特别是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三五八”四大奋斗目标和“三步走”战略后，经过全市人民的顽强拼搏和艰苦奋斗，不断取得辉煌的成绩，迎来了天津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滨海新区的发展被正式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不久的将来，一个崭新的天津将引领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并将成为渤海之滨一颗璀璨的明珠而为全球所瞩目。

回顾历史，在中国社会由一个建基于古老农业文明之上的传统社会，逐步向以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天津占有突出的地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拥有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成就与局限、经验与教训、发展与曲折、突破与障碍，都集中反映到天津这一历史文化名城身上，致使天津的演变成中国城市变迁的重要代表。通过编纂《天津通史》，对天津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仅可以深入地研究天津、认识天津、展示天津，而且可以更深入地研究中国、认识中国、展示中国。

编纂《天津通史》，是一项汇聚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系统工程，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升华和提高，是在新的起点上的开拓和创新。因此，必须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力求在理论构架、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史实资料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必须组织一批素质优良、功力深厚、作风扎实的专家学者集体攻关。因此，从专题研究着手，从基础资料起步，是做好该工程的基本路径。要坚持对天津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的研究，把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天津地区变迁的历史全貌，真实地加以展现和记述，深入地总结天津城乡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发展进程。不仅要研究和叙述天津的规模、形制、建筑和环境，更需要研究和分析其经济特征、文化渊源、社会结构、人口变化、居民素质等发展和演变的内涵；不仅要注重天津

与乡村、市镇乃至环渤海地区、西北、华北的关系和互动，还要关注天津与国内其他区域中心城市，乃至东北亚及世界各国的相互关系；不仅要着重叙述天津本身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的演变史实，并从中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还要反映出不同时期天津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要高度重视天津历史资料的搜集和积累。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应该看到，前人已经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天津历史资料，但从编写大型多卷本通史的需要来看，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历代实录、通鉴、类书、文集、方志中有关天津地区的史料，开埠以来各个时期的大量档案文献，特别是散失在国外档案馆和私人收藏的各国租界、领事馆、教会的文件、报告、调查、私人日记等，近现代中外文报刊杂志的记述，以及考古和现存文物资料等等，都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征集整理工作，以使《天津通史》编纂工作建立在坚实完备的史料基础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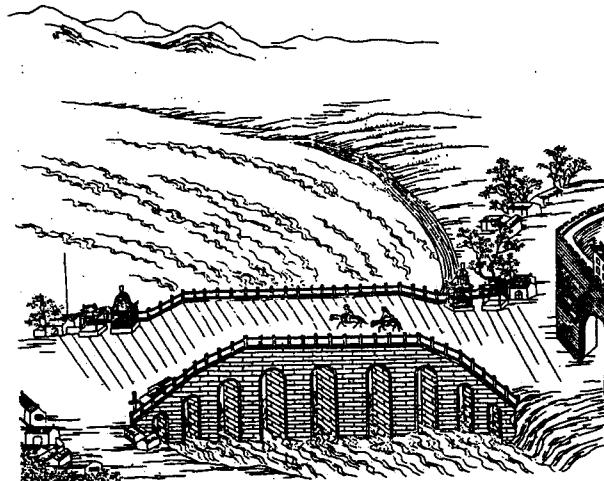
为此，我们根据《天津通史》编纂工作的需要，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天津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汇编为《天津通史专题研究丛书》；将经过专家整理的较为珍贵的中文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选编为《天津通史资料丛书》；将征集到的有重要价值的外文历史档案和书刊资料编译为《天津通史编译丛书》。这三种丛书的编辑出版，不仅有利于提高《天津通史》的研究和编纂水平，同时可以把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和珍贵的历史资料及时介绍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对深入地了解天津，认识天津，研究天津，将发挥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For the people of Tianjin  
献给天津人民



THE  
FORD OF HEAVEN

天津



在山海关，一位道人曾经说：“渡口和桥在生活中太重要了，所以中国人造桥都要选用最精美的石头。而‘天津’就是最紧要的津渡了。”

## 前　　言

2005年10月21日，我在伦敦大英图书馆第一次见到八十七岁的布莱恩老人的时候，就感到我们似乎已经是老相识了。当我十多年以前读到他1984年首次出版的这本童年回忆的时候，就被深深吸引住了。书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一姐、宋哥哥、“疯子”麦克、奥里奥丹上尉，以及他的父母、哥哥帕特、外公外婆等等，似乎就生活在你的身边，生活在天津。我一见到布莱恩，用天津话叫起他的中文名字“薄游师”，老人爽朗地笑了起来。我们一见面就谈起了他的父母、哥哥，他的一姐，老人非常健谈，似乎很快又进入了他的历史“情境”。当我就翻译出版他的这本回忆录征求他的意见时，他顿时高兴了起来，说在天津出版他的中文本，首先让天津人看他的书，这也正是他的心愿。他在这本书的英文版扉页上，就已经写明，这本书是献给天津人民的。

布莱恩1918年出生在天津，1936年前往伦敦读大学，在天津一共生活了18年。这一时期，正值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天津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常年生活在天津的外国人的人数，也增长较快。根据日本人公布的统计资料，布莱恩离开天津的1936年，生活在天津的外国人总人口为19785人，其中英国人为1412人。还有另外一种统计是，1910年生活在天津的英国人已经达到1664人（天津警察厅的调查资料），1925年达到2200人（天津日本人商业会议所公布的资料）。根据英租界工部局的统计，1934年生活在英租界的外国居民一共4045人，其中英国籍居民1451人<sup>①</sup>。我之所以将这些前后不一、

---

<sup>①</sup> 以上人口数均引自《天津人口史》，李竞能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相互矛盾的统计数字罗列在这里，一方面是想让读者了解布莱恩生活在天津期间，这个城市的外国居民大概有多少，可以作为读这本书的背景知识；另一方面，我是想说明对近代中国城市中外国居民的研究是如何的缺乏，以至连人口数也没有搞清。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政治变迁，割断了我们与国际社会的文化联系与交流。当八九十年代开展城市史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对当年与我们的前辈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中的外国人，我们所知寥寥，如他们是哪些人，他们如何生活，他们与中国居民如何相处等等。近年来，我们开展了对历史档案等文献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同时也关注这些早年曾旅居天津的外国居民出版的回忆录等等。近2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曾经在天津生活过的外国人访问天津，追寻他们早年的生轨迹。同时，他们以各种形式出版回忆录，追忆他们当年在天津的生活。

读了这本书，会发现其可贵之处在于，作者用他童年无忌的眼光和心灵，去观察生活，了解与他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的人们。处在中外文化交织的社会中，不少事情对他都是一个谜，他只能用联想、用梦来解释这些谜团。尽管作者在谈到中国历史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背景知识时，会出现一些错误，但是，当他谈到他生活时期的天津的时候，错综复杂的历史与他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在“场景”中得到了再现。

回忆录无疑是我们研究城市历史所要倚重的珍贵史料。本书作者从一个普通的租界外国居民的视角，讲述了他的家庭生活、社交圈以及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记录了生活在作者身边的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及其租界的各种社会活动；同时也再现了那些影响城市生活的大小“事件”发生时，租界中外国人的反应。显然，这些是一般官方文献史料所无法提供的。

这本书通过场景记述的方法，把发生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与不同人物身上的故事，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虽然时间和地点在跳跃，但是读起来却不感到支离，就像电影一样，一幕接着一幕，环环相扣。我们在编译的时候保留了这个体例，同时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在每节前加了一个标题。对于正文内容我们原文照译，不做任何改动。书中的各种表达均代表原书作者的观点和立场，我们相信读者

自会有自己的分析和见解。在史实明显有误或需要提供相关背景知识的地方，我们加了简单的注释。

布莱恩·鲍尔的《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最初于1984年由英国的Peter Owen出版社出版。2005年，英国Signal Books出版公司再次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我们这次就是依据这个版本翻译的。在这一版本中，作者不仅对内容作了修改，而且还增加了他1991年再次访问天津，寻找早年生活踪迹的记述。

本书由天津外国语学院刘国强副教授翻译，刘海岩负责全书的策划，并对全书内容作了最后的校订。要感谢英国Signal Books出版公司热情地授予中文版权；感谢布莱恩先生欣然应允我们翻译出版他的这本回忆录，并将他多年搜集的有关图片资料提供给我们，使得中文本由于大量图片的增加，得以分外生辉。本书系“天津通史编译丛书”中的一种，感谢“天津通史课题组”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资助。最后，还要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陈益民先生，文史编辑室的韩玉霞主任，他们的大力支持和认真的编辑，使本书得以高质量地出版问世。

书中照片一部分是布莱恩先生收藏的，一部分是我们为中文版增加的。多幅速写图均为布莱恩先生所绘；墨笔所写中文字迹为布莱恩先生手笔。

刘海岩

2006年8月1日

## 中文版序言

这本回忆录记述了我 1918—1936 年间在天津度过的童年岁月，如今它能够有机会被中国人民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读到，使我感到既欣喜又荣幸。

对于在天津的中国人来说，上个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是灾难深重的。旅行决非易事；军阀们将天津城围了起来，为争夺铁路而不停地厮杀、混战。天津东火车站时而被这个军阀占领，时而又被另一个军阀占领。与此同时，外国列强的军队不断增加。那是一个人力车夫和沿街叫卖的小贩没有任何生命价值的年代。虽然如此，那些在我家附近街道上谋生的穷人们又是那样友善、仁爱、倔强，令我终身难忘。他们是我最早的、也是最好的老师。

我曾经四度回到天津。第一次是在 1973 年，到天津的目的是向那里的赤脚医生取经。第二次是在 1991 年，还有两次是在 2005 年。2005 年 6 月，我应邀参观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勇恭维地称我为“老天津人”，在场的所有人都大笑，而我却感到无比骄傲。2005 年 10 月，天津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及其他领导为我设宴。他们的热情款待不禁勾起了我的美好回忆，因为他们学校在马场道上的那座建筑，曾经是一所科学博物馆，我年轻时对那里简直再熟悉不过了。1936 年，就是在那里，我有了一个中国名字：薄游师。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刘海岩教授，本书译者、天津外国语学院的刘国强副教授，以及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刘晓津社长、韩玉霞主任和其他人员，为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此谨表谢意。

布莱恩·鲍尔 (Brian Power)

2006 年 4 月

# 序

没有几本书具有这样一种力量，能把你一下子带到过去的某个地方。《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一书却非同一般：它魔幻般地再现了旧日的中国北方那湛蓝的天空，以及在那里的一个名为“天津”的通商口岸——那儿的菜市场发出的味道、街上小贩们的叫卖声、宏伟的建筑……虽然本书的作者布莱恩·鲍尔描绘的是一个从政治角度上早已逝去的老天津，虽然他很早以前就离开中国去英国求学，虽然日本人的入侵和中国共产党人接管政权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这座城市年代久远的建筑物至今仍巍然屹立，她的古老传统依然显示出蓬勃的活力。

我第一次去天津是在1975年。那时，开滦矿务局大楼的楼顶上飘扬着五星红旗，起士林—巴德咖啡馆已经被大众化地改称“天津餐厅”。不过，那时的街道两旁仍旧耸立着由粗琢的石头建造的样子灰暗的银行大楼；在天空的映衬下，利顺德饭店对面的戈登堂的墙垛傲然矗立；“天津餐厅”仍旧出售着奶汁鸡丝和巧克力冰淇淋。对于我们当中那些有幸目睹旧中国的这一切的人来说，《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一书具有神奇的魔力，它会勾起你对往事的回忆，它将我们记忆中的老天津即刻呈现于你的眼前：那如洗的蓝天，刺骨的寒冬，还有那一座座高耸的大楼。

毛泽东去世以后，在中国北方，那些生意人又重新聚拢起来，小贩们又开始了沿街叫卖，他们把太妃糖做成龙和怪物的样子卖给孩子们。在北京，一群群尾部羽毛上绑有风哨的鸽子在巷弄上空盘旋，发出悦耳的声音。所有这一切都在验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韧性。而布莱恩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从全心全意呵护他的阿妈“一姐”那里学

到的。

不过，《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不仅仅是缅怀往事和追忆过去。本书神奇地再现了一个确已消失了的世界——在通商口岸，在1843至1943年间，在中国的领土上，欧洲人生活在受保护的“飞地”内。由于两次鸦片战争（1839—1842, 1856—1860）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条约，这些通商口岸成为了外国人的租界，而且这种租界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这里的外国人过着一种似有魔法护身的生活：他们的周围有炮舰和外国军队的保护，并且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

对于许多在这些通商口岸生活的外国居民来说，那真是一段享有极大特权的时期。他们有佣人服侍，吃的是进口的食物，或许这里优越的生活条件甚至在他们本国也达不到。与此同时，这些通商口岸也成为狭小的幽闭恐怖圈。不过，“飞地”的狭小使布莱恩这位位于马场道上的法国工商学院的一名小助祭，有一次竟将德日进神父请到家中喝茶。德日进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激进的神学家，后来成为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耶稣会会士。不过，在当时的天津，他只是那小小的洋人圈子中的一员，请到他与你共进下午茶并做一番交谈也并非难事。

布莱恩·鲍尔周围的熟人也并非都那么高大：“疯子”麦克是一位钢琴调音师，他曾经给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的几架钢琴调过音（其中一架是放在他的装甲列车上的）。麦克还将气势威严的戈登堂描绘为爱丁堡郊外的疯人院。戈登堂是为了纪念戈登将军而修建的。戈登将军死在喀土穆，他的死甚至令维多利亚女王都深感悲痛。还有一位叫赫尔·施奈德，这个人总是一脸阴沉，常在平安电影院和起士林-巴德咖啡馆拉小提琴。

虽然回忆中国通商口岸生活的出版物很多，但布莱恩·鲍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记住了那些中国朋友，这显然是那些揭露上海外租界中的阶级意识和种族意识本质的回忆录中所缺乏的。或许，天津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是不同寻常的，像那位大沽港总监的儿子，同样还要记住那个英国学校的同学，那个生活在半中半洋住宅中的詹姆斯·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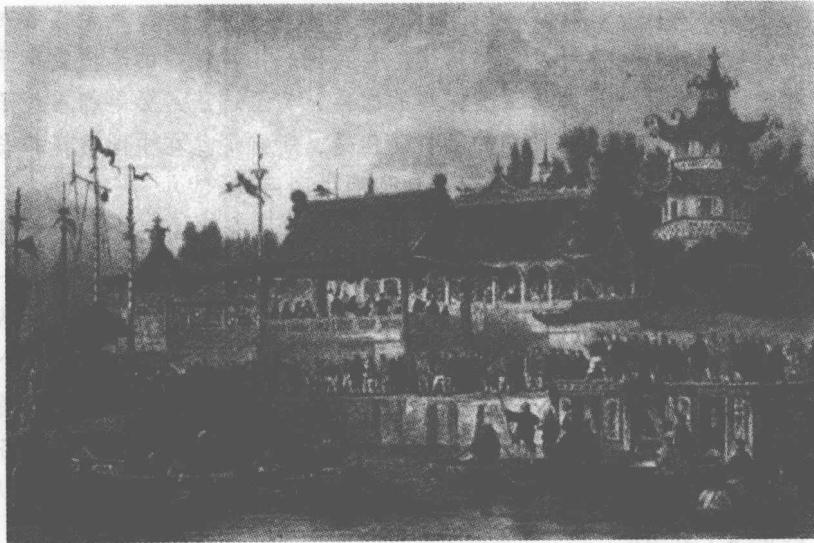
如果许多通商口岸回忆录里令人吃惊的一点，就是没有写到那

些中国朋友的话，那么，与之相比，本书最鲜明的一点，就是作者对一位中国保姆的自始至终的依恋。在英国，描写保姆的恐怖故事不胜枚举，南希·米弗德深受保姆的虐待，甚至连温莎公爵都曾经不时地遭到保姆手里的发刷的抽打。但是，所有那些在中国被抚养长大的外国人，至今仍深情地记得他们的中国阿妈。

一姐是布莱恩·鲍尔童年生活的依靠。当他的哥哥“暂时”失踪时，当他的小妹妹死于脑膜炎时，当他的妈妈精神崩溃时，总会有一姐在身边。不仅如此，她还把他带入她的世界，给他讲中国故事，帮他弄懂菜市场里发生的事，以及他所看到的外面的事——她是一个理想的伴侣。1936年为布莱恩送行时，她粗糙的双手紧紧地抚摸着他的脸颊，他突然意识到他也许再也见不到她了。她永远是那样务实和充满慈爱之心，在布莱恩动身前，她还不忘提醒他买些苹果以便旅途中食用。

我们试图体会备感失落的那些阿妈内心的感受，因为，毫无疑问，对她们照料的外国孩子付出的关爱体贴是真诚和发自内心的。尽管官方对通商口岸时代持反对的观点，但每当通过这些回忆录，看到那些乐于助人、讲着一口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中国式英语”的旧式佣人时，我们当中许多人依然感动不已。布莱恩·鲍尔的这本语言优美的回忆录，记述了一个真实的地方和一个真实的过去，透过这本回忆录，我们可以重新找回一些往昔那隐藏在政治后面的人之本性。

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 吴芳思 (Frances Wood)



英士多，大國，受恩指公內微則連確曲教夾參各念有圖為山非。  
。曲少內自東呼好真長故種變失陸出并于海固依附林聽辟敵以，回  
。蒙外回曲廷長配當勢時，及真能扶氣君升細舉口商靈狀次官眷承  
日的“蒙大友國中”曲吉齊潤升御个唯口一蘇書，入庚子采造帶降魯  
哥本立頭承慶，恩美亦。且不忘急然落入桑省中當日暮，她人前為  
引言

在中国北方，海河在流入黄海途中流经一座城市<sup>①</sup>。这座城市曾经位于海岸，大海的巨浪会升到与她最古老的建筑物灯塔同样的高度。但是，许多年后，海水退去了。到了腐朽的清帝国即将寿终正寝的 19 世纪末，大海已经向东退去了 40 英里，留下了一片由泥滩和盐碱滩组成的平原。海河水一路蜿蜒迂回着流经这片平原，就像一条巨蛇在寻找着自己往日的洞穴。<sup>支中翻非圖莫大</sup>

有多条水道在这个容易搁浅的内陆港交汇。从内地高原上倾泻而下，携带着大量淤泥的海河三条支流在此汇合。在公元 800 年以前，由当时的唐朝皇帝下令开凿的大运河也在这儿停住了长途跋涉的脚步<sup>②</sup>。从一个朝代到另一个朝代，装载着帝国漕粮的那一艘艘漕船通过这条水上要道，把粮食从中国南方遥远的稻田运到北方荒凉贫瘠的沙漠和盐碱荒滩。

① 海河从大沽口流入渤海。

② 大运河开凿于隋朝大业年间，即公元 7 世纪。